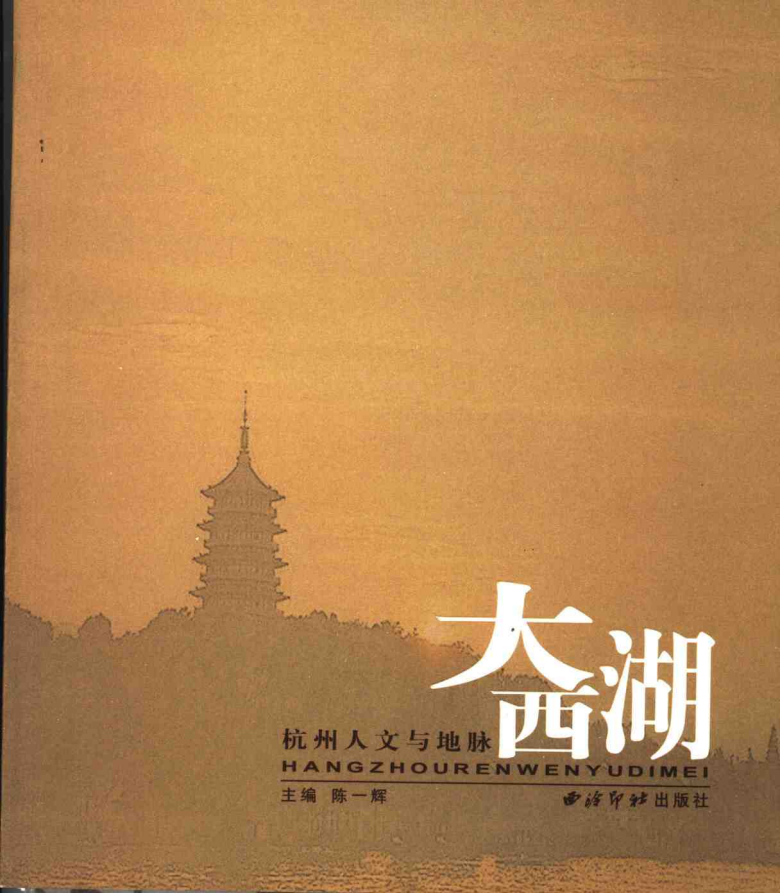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大西湖

杭州人文与地脉

HANGZHOU RENWEN YU DIME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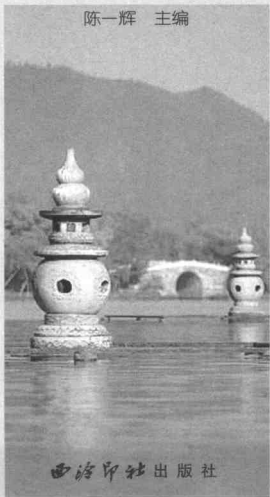
主编 陈一辉

西泠印社出版社

杭州人文与地脉

大湖 西

陈一辉 主编



西泠印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杭州人文与地脉 / 陈一辉主编. — 杭州: 西泠印社出版社, 2006.2
(大西湖)
ISBN 7-80735-014-8

I. 杭... II. 陈...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3002 号

大西湖

杭州人文与地脉
艺术家眼中的西溪

主 编 陈一辉
监 制 嵇亦工
责任编辑 彭 德
责任出版 李 兵
出版发行 西泠印社出版社
地 址 杭州解放路马坡巷 39 号 (邮编: 310009)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浙江新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80x920 1/16
印 张 17.25
印 数 00 001—1 000
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7-80735-014-8/K · 015
全套定价 19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如有印装错误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)

“西湖艺术丛书”编委会

艺术顾问: 叶 明

主 任: 张鸿建

副 主 任: 汪小玫 陈一辉

委 员: 马国超 杨培泽 徐志远

嵇亦工 张志强

本 书 作 者

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王旭烽 李 庄 何鑫业 林 之
周维强 赵相如 赵福莲 赵健雄
曾琦琦 董炳新 楼奕林 蔡 琴

单元 A

湖上风情

- 断桥残雪 /8
孤山 /10
苏曼殊墓 /12
林启纪念馆 /14
浙江博物馆与文澜阁 /16
西泠印社 /20
楼外楼 /22
俞楼 /24
慕才亭 /26
秋瑾墓 /28
湖上三岛 /30
白堤与白居易 /33
苏堤 /36
题襟馆 /39

单元 B

南 通

- 柳浪闻莺 /42
孔庙 /43
吴山 /46
清河坊 /48
凤凰寺 /50
勾山樵舍 /53
胡雪岩旧居 /56
潘天寿纪念馆 /58
钱王祠 /59
张苍水祠 /61
章太炎纪念馆 /64
南屏晚钟 /66
万松书院 /67
凤凰山 /69
南宋官窑遗址 /71

雷峰塔 /73

虎跑 /75

单元 C

西 进

杨公堤 /80

曲院风荷 /83

郭庄 /84

汪庄 /85

刘庄与康庄 /85

里六桥 /89

湖山春社 /92

环碧湖舍 /94

都宅 /96

子久别业 /98

于公祠 /100

老龙井 /103

单元 D

北 缮

昭庆寺 /108

保俶塔 /109

智果禅寺 /110

大佛寺 /111

静逸别墅 /112

宝云寺 /116

玛瑙寺 /117

西湖博览会博物馆 /118

紫云洞 /121

黄龙洞 /122

黄宾虹纪念馆 /124

岳王庙 /126

玉泉 /130

- 灵峰探梅 /131
庙门外的朱墙 /132
冷泉亭 /134
飞来峰等处的石窟造像 /135
韬光闲话 /139

单元 E

东 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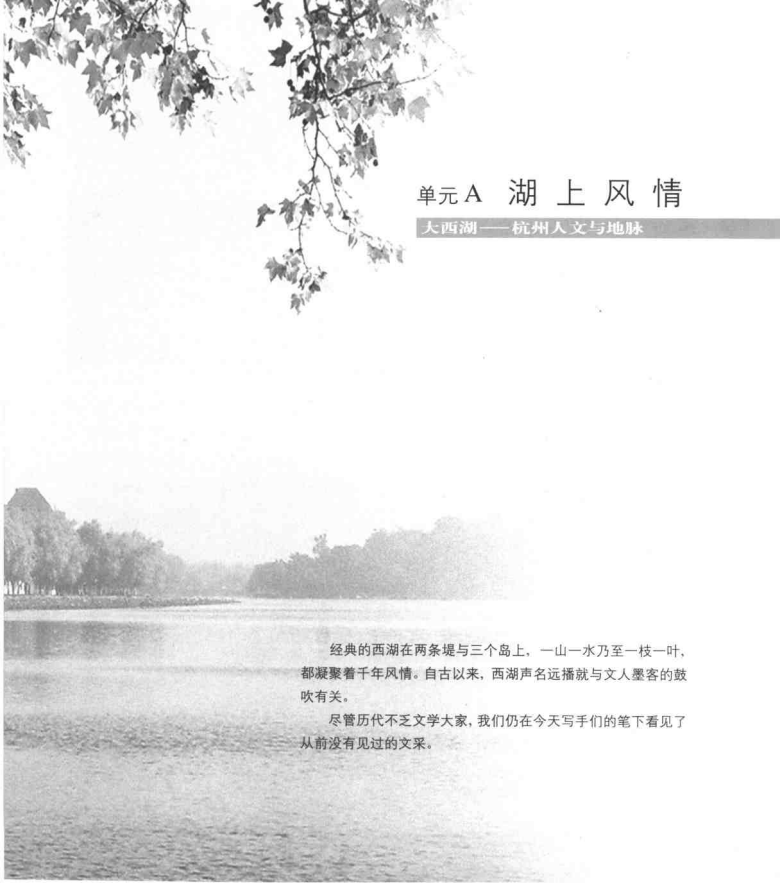
- 湖滨步行街 /142
李泌引水纪念装置 /144
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/146
教场标志物 /148
风波亭 /149

单元 F

留下西溪

- 西溪兴衰 /152
秋雪庵与秋雪八景 /158





单元A 湖上风情

大西湖——杭州人文与地脉

经典的西湖在两条堤与三个岛上，一山一水乃至一枝一叶，都凝聚着千年风情。自古以来，西湖声名远播就与文人墨客的鼓吹有关。

尽管历代不乏文学大家，我们仍在今天写手们的笔下看见了从前没有见过的文采。

断桥残雪

西湖大致是个圆，断桥是这个圆的起点。位于白堤一端的断桥仿佛西湖的门户，踏上断桥就是跨入了西湖的大门。桥旁有亭翼然，亭内有碑傲然，碑上所刻清康熙帝题写的“断桥残雪”四字，透着盛世的从容和安详。这就像西湖的一篇序言，引导出一首旖旎的千古诗篇。

于是人们常常把断桥作为西湖的象征，西湖的标志。那修长的拱形就这么简简单单地一弯，就弯出了无穷的韵致。将它作为西湖的象征并非掠美，因为断桥还是西湖这篇大文章的概述。站在桥上就能综观西湖全貌，饱览水光山色。山静水动浑然一体，能不心旷神怡？山，从突兀而起的宝石始，向迷离处延伸；



水，在堤旁温柔地分离，撩起人暖暖的情思；脚下的桥洞变得深邃，像时间长廊，叙述着西湖的故事。

西湖有著名的十景，而十景中很少有以故事成名的，仅有的两个又都与一个故事有关，这就是“断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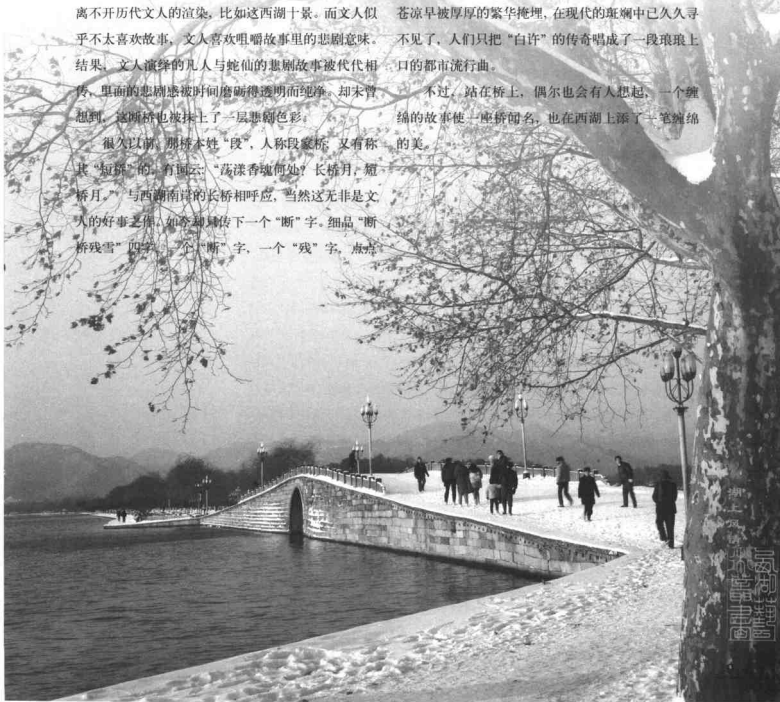


残雪”和“雷锋夕照”，都因了白蛇和许仙的爱情故事闻名。桥，是故事的起点，两人在此相识；塔，是故事的终结，白娘子终于被镇于塔下。断桥由此而成为西湖上最著名的一座桥。大凡能流传千古的名胜，都离不开历代文人的渲染，比如这西湖十景。而文人似乎不太喜欢故事，文人喜欢咀嚼故事里的悲剧意味。结果，文人演绎的凡人与蛇仙的悲剧故事被代代相传，里面的悲剧感被时间磨砺得透明而纯净，却未曾想到，这断桥也被抹上了一层悲剧色彩。

很久以前，那桥本姓“段”，人称段家桥，又有称其“短桥”的，有词云：“荡漾香魂何处？长桥月，短桥月。”与西湖南岸的长桥相呼应，当然这无非是文人的好事之徒。如今却只传下一个“断”字。细品“断桥残雪”四字，一个“断”字，一个“残”字，点亮

滴滴地流露出一种悲怅，这在西湖景名中是少见的，是十景中的一个意外。偏偏又将这一景规定在了冬天，大约只有在凛冽的冬天，站在一座古老萧瑟的桥上，才能体会到其中与众不同的苍凉。而这种旷世的苍凉早被厚厚的繁华掩埋，在现代的斑斓中已久久寻不见了，人们只把“白许”的传奇唱成了一段琅琅上口的都市流行曲。

不过，站在桥上，偶尔也会有人想起，一个缠绵的故事使一座桥闻名，也在西湖上添了一笔缠绵的美。



孤山

“不应闲却孤山路，我自扶藜月下下行。”这是宋代诗人俞灏的两句诗，描写了他在孤山路上晚行的情景。孤山路西起自北山街的西泠桥，东接孤山的平湖秋月，宋代时将白堤也包括在内。写白堤最著名的诗句是白居易的《钱塘湖春行》，里面那句“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浅草才能没马蹄。最爱湖东行不足，绿杨阴里白沙堤”，许多杭州人随口能吟。

如果细说起来，孤山路上的文人雅事太多了，这节只说民间风俗，只说百姓在这里的娱乐。

对杭州人来说，白天游孤山路已经俗了，没有特色，夜里游湖才别有一番味道。西湖的夜游开始很早，唐朝时白居易就有诗句“朝游复夜游”，咏西湖夜游。南宋建都杭州后，夜游之风益盛，游湖者多“停泊湖心，月饮达旦”。旧时，孤山路最热闹的夜晚是农历六月十八。六月十九是观世音菩萨的生日，人们要去庙里烧香，烧香不怕早，越早越显得恭敬，于是六月十八就开始行动了。一来二去的，烧香成了口舌，六月十八反倒成了游湖的节日。俞平伯写过一篇《西湖的六月十八夜》，他以为，六月十八简直就是杭州的节日，杭州人在这一天的发狂“很有点彻底”，如果秦淮河是“闺房之秀”，则西湖的夏夜是“林下之风”。

这一日，早早的就租不到船了，且船租要比平日涨了好几倍。天还未黑呢，孤山路上就已是流水一般的车马，“楼外楼”的门外高悬起炫目的石油灯，近旁竟成了一个小小的集市，上上下下，楼前湖畔，游人如蚁，到处是卖酒食的小摊小贩。等到天黑，湖边船上的灯饰都亮起来了，把“月色都逼得黯淡了”。这一夜西湖里要放荷花灯，用纸扎成荷花状，下面缀以木片可浮在水面，中间燃红烛。无数的荷花灯放进湖里，多时达千余盏，随波荡漾，点缀着夜的湖面。岸上船上的人，有放灯的，有抢灯的，更多的是看热闹的。湖水并不深，将船篙插入湖底便停稳了船，几只船围成一圈，可随意地听歌女唱小曲，莺莺燕燕，歌声婉转，却也响彻湖天。直至半夜，才会陆续地回到岸上，当然也有一夜不归的。

孤山路上另一种热闹就是赏月了。“平湖秋月”是杭州第一赏月佳处。从古到今，有多少文人写过西湖的月。其实，月何处不有，倒是赏月的杭人玩出了与众不同，杭州人自诩是“杭儿疯”。也不管是七月半还是八月半，只到那月圆时，人们便呼朋唤友去看月。天上一轮月，堤上人无数，倒是看月之人更为有趣，明代张岱写过《西湖七月半记》，是一篇很有趣的文字，写尽了看月杭人的趣态。人看月，他看人，且看出了五种看月之人：第一种是，在楼船里设欢宴的，“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”；第二种是，环坐露台之上，虽身在月下，但左右顾盼，“实不在看月者”；第三种是，在月下浅酌低唱，也看月，但更希望别人“看其看月者”；第四种是，酒醉饭饱后，在人丛里挤来挤去，既看月又看人，其实却“无一看者”；最后一种是，看月“而不作意看月者”，这种真正看月的人或“邀月同坐”，或“匿影树下”，总之是躲起来看月，别人不能见其看月之态。孤山路之夜的杭州人，被张岱写来，极为传神。



现在的杭州人游夜湖赏月不必在专门的日子，孤山路上夜夜是节日，倒是早晨有了新节目。晨练每座城市都有，孤山路上的晨练人大约是杭州独有的。晨风里，四五个老年人在长堤上练字，一手持特制的大毛笔，一手拎一塑料小桶，桶里是堤下的西湖水，蘸一笔西湖水，俯身走笔长堤，或横或直，或大或小，真是随心所欲，既练了字，又练了身，更练了心。太阳升高了，收笔回家，堤上已是了无痕迹。这才是真正的玩家呢。



苏曼殊墓

苏曼殊身世凄凉，少小出家。他曾自谓“遭世有难言之恫”，这大抵是因为终其一生，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是谁。据传，苏曼殊的父亲苏杰生，在日本横滨英商万隆茶行当买办时，曾与所雇的一个名叫若子的日本下女同居。此女于清光绪十年八月（1884年10月）生下苏曼殊，产后不满三月即离家出走，苏曼殊是由其父的侍妾河合氏（名亚仙）抚养长大的。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，苏曼殊5岁，随父回国。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，苏曼殊东渡日本，重游横滨，入大同学校学习，“曼殊”即为其当时所用的字。苏曼殊性喜遨游，一生漂泊，常往返于中国、日本之间，游迹遍及暹罗（泰国）、锡兰（斯里兰卡）、印度、南洋群岛各地。

苏曼殊精通多国语言，一生著述颇为可观。近代著名人物，多有与其关系至密者，譬如陈独秀、章太炎、柳亚子……相对于其友人的复杂高深，苏曼殊就像一抔纯朴的泥土、一滴明亮的水珠，陈独秀曾无不感慨地说：“在许多旧朋友中间，像曼殊这样清白的人，真是不可多得了。”他还以为，令大家引为笑柄的苏曼殊的贪吃，却是其见举世污浊，遂起厌世心理，因而采取的自策策略，所以乱吃乱喝，以求速死，最终还是死于乱吃乱喝而导致的肠胃疾病。这就未免有些过于夸张了。关于苏曼殊几乎与其才名相埒的贪吃，杭州南屏山下白云庵的意和尚曾回忆说，“他手

头似乎常常很窘，老是向庵里借钱，把钱汇到上海一个妓院中去。过不了多少天，便有人从上海带来许多外国糖果和纸烟，于是他就不想吃饭了。独个儿躲在楼上吃糖、抽烟”。据说，他离开爪哇时，囊中尚有百金，可他居然全用来买了糖果，而不待海轮抵岸，这百元糖果竟已被他吃完。章太炎在《曼殊遗画弁言》中，也记有苏曼殊在日本“一日饮冰五六斤，比晚不能动，人以为死，视之犹有气，明日复饮冰如故”。其实苏曼殊的暴饮暴食，大半出于任性使气，只能说是他不健康的生活习惯，与厌世实在风马牛不相及，而且并不值得称道。至于说苏曼殊以世人皆醉惟其独醒，有点曲高和寡，倒是事实。

苏曼殊素有“革命和尚”、“爱国诗僧”之誉，同所有奉行无政府主义宗旨的革命者一样，他鼓吹暗杀、起义，崇尚独行侠的生活。辛亥革命时，苏曼殊



正在印尼云游，获知消息后，不胜向往。他在《致友人书》中说：“迺者振大汉之声威，想两公都在剑影光中，抵掌而谈。不慧远涉异国，惟有神驰左右耳。”又说：“壮士横刀看草檄，美人挟琴请题诗，遥想公等此时乐也。”后来袁世凯窃国，他血气贲张，发表《释曼殊代十方法倡宣言》，后人也称之为“讨袁宣言”，历数袁世凯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，慷慨表示“衲等虽托身世外，然宗国兴亡，岂无责耶？”但是，尽管他满腔热情、不遗余力地为革命奋斗，中国近代革命史上仍然极少提到他的名字，甚至连他的好友柳亚子晚年也说“曼殊不死，也不会比我高明到哪里去，怕也只会躲在上海租界内发牢骚罢了。此人只是文学上的天才，不能干实际工作。”

民国7年3月22日(1918年5月2日)下午4时，苏曼殊医治无效，圆寂于上海广慈医院，年仅35岁。苏曼殊原籍广东香山（今中山），1924年6月9日，孙中山出资千金，由苏的友人柳亚子、陈巢南等将苏葬于杭州西湖孤山北麓，并建有曼殊塔，上刻生平。“契阔死生君莫问，行云流水一孤僧。无端狂笑无端哭，纵有欢肠已似冰。”距苏曼殊墓不远，便是孤山放鹤亭。亭的后面，长眠着梅妻鹤子的林和靖；亭的旁边，曾是“人间亦有痴于我，岂独伤心是小青”的明末女子冯小青的葬处。孤僧、弱女、高士，这令人刻骨铭心的孤山的精魂啊！



湖上風情



林启纪念馆

现在的孤山脚下放鹤亭旁，有一幢二层楼的青砖西式楼房，近年来已作为林启纪念馆对外开放。人们不禁要问，林启何许人也，他怎么会有与林和靖比邻而居的荣幸。这么说来，话就长了。

林启（公元1839-1900年）并不是杭州人，但他是作为杭州知府死在杭州的，他生前曾写下过这样的诗句：为我名山留片席，看人宦海渡云帆。后人也就遂了他的愿，把他葬在了孤山脚下林和靖墓旁。

林启是福建人，同治年间的甲子科举人，是个封建时代著名的清官好官，作为一个清代的官吏，其政治主张到变法为止。杭州人民记住了他，固然有他“守正不阿、精明笃实”一面，但主要的，还是他对杭州近现代教育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。

林启是1896年从衢州调到杭州来任知府的。那时马关条约刚刚签订、杭州拱宸桥刚刚割给日本人当租界，丧权辱国的时代开始了，林启显然已经意识到教育与救亡之间的那种关系。据说他到杭州那天，刚下了车就跑到东城的讲舍，以政治和时事来与学子们讨论。他出了两个题目，一个是《兴亚策》，另一个是《诸葛公可谓名士论》，讨论结果，章太炎得了第一名。

第二年，1897年春天，林启在普慈寺就办起了“求是学院”，招收了第一批学生三十个，章太炎是第一名。这是当时中国创建最早的新式学堂，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大学前身。到了那年的夏天，林启又建了“蚕



学馆”，这个蚕学馆，也是我国最早的蚕桑学校，我国第一所纺织学校，今天浙江工程学院的前身。两年之后的1899年，林启又改当时的圆通寺为“养正书塾”，这也是浙江省建立的最早的普通中学，它就是今天杭州高级中学的前身。这三所学校建立在杭州，实在是杭州近代教育的三足鼎立，它的深远影响，直到今天，还在源源不断地起着作用。

就在“求是书院”创办的第二年，百日维新失败，六君子被害。当时的一些维新人士人人自危，求是书院的学生们，也十人中退学了七八人，有不少人以为求是书院办不下去了，林启却不以为然，坚持办他自己的新学，在求是书院第一任校长的职务上无畏地干下去。

说到办蚕学馆，林启也是有切身体会的。人们说，他在衢州为官的时候，官府里种的不是桃柳异花，摆



己种桑麻，还让夫人带着儿媳们一起养蚕，果然不久之后，衢州四乡就一片蚕箔了。

林启到杭州做官的时候，杭州市场上已经充斥了东洋人的丝，而我们浙江丝的产销已经到了一落千丈的地步。当时的民间，每年在蚕丝方面要锐减白银580万两，而国家的关税则要减少20万两。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下，林启意识到发展蚕桑业的重要性。为此，已经58岁的林启开始学习日语，以便了解日本蚕桑业的发展情况。他还自己掏钱买了一架国外的显微镜，领着他的儿子一起选种，做试验，最后终于办起了蚕学馆。馆里请来了日本教师，又让学生边实验，边走出国门，走向乡间，把教育和振兴中国实业结合在一起。

大家想一想，一百多年前，中国处在最黑暗最保守的年代时，杭州来了这样一位改革开放式的市长，这是我们杭州人民多么大的幸运。

1900年林启卒于杭州任上之时，他的家人本来是要运柩回老家福建的。但杭州人热爱他们的知府，坚持恳请能让林启葬在杭州。林家人被感动了，终于同意了这个要求。林启墓的石牌坊上有一联，写得实在

置的更不是金鱼假山。他在府署的前院种上了桑，后院则种上了棉。有人劝他，你这么一个个堂堂的知府，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？林启可没有这些想法，他不但自

是好。上联为：树人百年，树木十年，树谷一年，两浙无两；下联是：处士千古，少尉千古，太守千古，孤山不孤。

杭州人在孤山放鹤亭旁创建了林社，每年农历四月，杭州各校都要到此来进行祭祀。1925年时，陈叔通先生等人发起扩建林社，但经数十年之后，社宇渐渐倾圮了。1946年，抗日胜利，林启创建的这三所学校都回到了杭州，于是又发起重建林社，但当时时局动荡，到1948年，房屋尚未结顶的时候，就再也没有人力物力来完成了，连张宗祥先生撰写的“重建林社碑记”也因无钱刻石而暂停在那里。小楼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才全部完工。

1997年，林启先生来杭任知府的一百周年了，这就意味着，他建立的求是书院、蚕学馆也已经创建一百周年了。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，孤山脚下的林社，重新开放。孤山下从此双林相映，光照千秋，湖山因为有此圣贤人而迸发出特有的人文的光辉。





浙江博物馆与文澜阁

孤山路25号是浙江博物馆。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改建的一个建筑群，它的风格不是江南小桥流水的婉约，但一看就能感觉到强烈的民族风格，是一个有个性的当代建筑。

大门两边各有一块刻着饕餮纹的大石头，这些线条纹饰来自远古的年代。早在商周时代，这种兽面就已演化成了钟鼎器物上的装饰纹。古人用一种近乎完美的弧线在厚重的祭器上刻下他们灿烂的文化。这些夸张简洁的线条一如历史的长河绵延不绝，一直延续到今天。在它的源头，我们的祖先似乎在述说着中华民族几千古不变的对线条的偏爱，而今天，这些古代传说中的猛兽张牙舞爪，俨然是古文化的守护者。那些深深刻进石头的兽面静默地面对着西湖，自尊而无言地守护着，守护着被我们遗忘的古文化。

浙江博物馆里我最偏爱的地方是“文澜阁”。

文澜阁在馆区的西面，一个相对独立的小院，与其他那些新建的展厅相比它很不起眼，它的序言是两棵老桂树，已经花开花落了四百回，如今，一到秋天，它们仍然会盛开满树的繁花，香飘四溢。进一个小门，便站在了文澜阁前。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楼阁，外面看是两层，走进阁里，站在屋子的中间，仰头望去，却只有一层，据说皇帝坐在这里看书时，是不能有人在他的头顶走动的，楼上的书都是仆人从藻井里吊下来的。阁前有一池静水，池水引自西湖，既可供玩赏，又可蓄水防火备不时之需。池中叠有一峰名“灵芝峰”，池东有御碑亭，刻录了文澜阁建阁的始末，池南是一排平房，大约是给随从歇息的，皇帝若是在阁中看书，随从们乐得在这里喝喝茶、聊聊天。后来的许多年里，这排平房里，堆放着许多楠木书柜，就是以前专门用来放《四库全书》的书柜。有一次，我闲步走到这里，门开着，进到屋里，拉开书柜的门，瞬间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。文澜阁里也常常有小型展览，比如“明清家具展”什么的，但很少有游客或参观者进到这个僻静的院子里来，只有管理员悠闲地在阁前闲步，仰头望